



賴古堂文選卷十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遊焦山記

鄒祗謨

焦山在大江中，距丹徒東北九里。古曰譙山。南史有譙山戍。及江淹譙山集詩，所謂輕氣暖長岳，雄虹赫遠峰者，是也。其名焦山者，不知在何時。相傳為漢處士焦先所隱，故得名。云余生於毘陵，至丹徒，不二百

里舟車之迹。時時相尋。而未一至其處。丙午四月初
夏。始得涉江。窮山之勝。因歷三詔巖。憇焉然祠。訪蔡
邕。焦君贊碣。尋宋真宗封明應公碑。或得或不得。同
遊者皆慨然嘆息曰。非處士不能長有此山也。夫處
士則局常一。至此山哉。蓋處士自建安初。留陝界。十
六年。竄河渚。至嘉平餘卒。幾歷一甲子矣。時丹徒已
爲吳地。處士詎常結廬露寢於其間耶。若其避白波
東客揚州。則處士方年二十餘。娶婦有家室。何必營
瓜牛之廬焉。其時當初平建號。大亂方始。又何所得

公車之辟也。至蔡邕死。初平之三年。正處士在揚州
之日。而焦君贊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夫所謂舊德
者。乃年二十餘之處士歟。又云。迺徵迺用。將受袞職。
徵用之文。又卽三詔之說。所自來歟。則蔡邕之所謂
焦君者。自有其人。其名已不彰矣。而遂謂之焦先。可
歟。若夫焦先之爲人。絕親戚。離室宅。釋衣服。閉口不
言。以終其身。耿輔以爲仙人。傳玄以爲鳥獸。皇甫謐
以爲不得而知。此其意豈眈眈於後世之封祭而孰
從。而夢之。且得而封之。又得而加號之。歲祀之於其

地歟。夫西津北固之間，固孫劉籌兵處也。壽丘鴻鵠諸山，宋武崛起之遺跡，猶有存焉者。南徐又宿當天下重兵處，巨鎮屹然而獨此一山者，猶藉絕親戚離室宅，釋衣服，閉口不言之處，士以傳其名，使遊覽之徒，得以蔭松檉，倚巉巖，而徘徊顧望於其際者，遂若有幽林絕壑之心，則譙山之成而易為焦山之隱，亦詎失其人與地之宜乎。嗟乎世固非其實而得其名者，使後有懷處士之風而曠然遐舉，其亦思處士之所以為茲山重而無徒高慕乎其名也哉。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閏章

淦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予按部至淦，祭練公子寧祠，已間過百華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甃為井，獨共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郭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于峽，蓋練公之故里也。予時霜露既降，叢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居人烟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峰者，杳不可即，而巋然在望，臺之勝以是焉。具陶公鄱陽人，後徙潯陽，誌載其毋湛為淦產，或偶過外氏，遂留

讀書耶。公嘗運甕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
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
旅當大寇。破滅群醜。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
而謙退固讓。引疾遜位。以功名終。謂爲善讀書焉。可
矣。史嘗其擁兵上流。常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
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微而孰
信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辨。瑩東北
四百步山谷間。爲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涸。戲魚堂
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鬪。絕異常魚。春夏間尚
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于塗水。過其里者。宜無不
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
同。題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
者。雖名園別墅。雄踞都會。不移時。而姓名零落。榛莽
苟其賢者。毋論生長之故里。卽偶焉遊憩。謫居之所。
閱千百季。荒取窮谷。其流風餘韻。追慕之不衰。子登
臨。四望。慨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閩人四泣記

高 兆

少司農河南櫟園周公。治閩資閩。通歷十一年矣。戊戌春。大中丞奏觀察使山西仲玉程公平反獄書。夏五月。

天子發使逮公。及程公。及司理田公。王公。吳公。孫公。歸。謝大司寇。閩人恫恐。環城過市。聚首接耳。謂公以治。閩事受誣。程公以下。呂白治閩人坐罪。此為我也。意。慘。悽。悲。懷。皆。不。忍。見。公。及。諸。公。去。越。月。就。道。有。期。閩。街。居。人。民。之。殼。隱。隱。涸。涸。曰。爾。而。忘。射。烏。樓。生。汝。族。

乎。數日鷄鳴至夜。不是聞人有欲與俱去見

天子者。有酸鼻流涕。懷錢米助裝者。二十有六日。大中

丞下令。明日俱傳詣北閩。人知公等不可留。乃罷市。

肆中夜起。空城之郡西。是皆使者先發。立馬怡山。待

諸公。平明鬚眉皓白。數十人扶杖負黃縑囊。前驅都

人士里中。兒曰。是赴闕書。羣止郭門。進餽酒慰勞。

語刺刺交囑。既行。復呼言言已行。他人又招與言十

步。五止不得竟。行行已有匱。窳然而來。左右百千人

擁者。爲助裝匱。此百千人。大約皆布帛魚鹽民。民各

載赤布旌。大書鳴冤。語紛蔽人中。曉日翻翻無光。郭

門外。衣冠仰泣者。弟子儒生五百人。環擁馬脚。先後

不可行。則市人小兒。二千。日南午始行。至中道道

左。數十百人伏不起。當徑行人羣怒。問之。自泣爲下

郡。徒步來者。不是羣避勞之起。入衆中。行人行盡日

且。昧自郡。連屬怡山。二十餘里。摩肩視背。香煙作五

里霧。怡山故有大僧院。時使者食院中。百姓遮公巾

車入院。公下車。升階。之使者。使者東嚮坐。公西嚮坐。

百姓仰見公。對使者號呼雷沸。皆東嚮跪。皆謂公重

來活吾儕小人。吾儕小人累公。公去。公萬里稍爲吾
儕。小人加餐。吾儕小人生死。今不得恃公。哀鳴奔激
屋宇。震撼公。流涕長潛。忽忽承映。語竟。則又皆西嚮
跪。聞語。以手擊頭。告使者。乞使者愛護。吾公與諸公
使者。故不知。聞語。百姓紛抱使者。足必欲使者。諾使
者。心悲。容貌變更。數首肯。向百姓。百姓則角崩。謝使
者。院西隅。威儀而緇者。百餘人。膜拜使者。前合十。而
白梵音。綿響自稱。聞諸山中。沙門宣說公仁。皆不能
忘情。泣使者。伏地謝。于是民之鰥孤四者。亦蠕蠕庭

東偏。匍匐。送使者。其轂哀楚。使者亦揮淚。許之。衛卒
愈驅。愈環迫。至有鞭影下。手左右護項背。疾去。數環
顧。呼愛護。吾公者。予嘗弟子。儒生班階南。長揖曰。周
公有大勲勞在閩。國家得有此閩者。周公。今

天子聖明。廷尉。法吏。皆長者。司農。觀察使。司理之。寬當
雪。闕下。儒生不敢議。使者足下。賈司寇書來。逮凡
逮事。皆使者職。弟子。儒生。敬告使者。獄籍。父兄子弟
一百八人。皆坐誣枉行。行至闕下。

天子法吏當勞遣還者。使者足下。幸卒調護。父兄子弟。

司農

天子股肱臣。觀察使司理

天子平反之臣。使者自愛。儒生不敢議。譯人入。北嚮告使者。使者皆起。命譯人曰。使者諾。弟子儒生乃拜使者。已。再拜。司農觀察使司理僉曰。願

天子念閩人。更借羣公。拜起對相泣。已而送獄尉吏官屬。持簿注獄籍人。詣舟。使者騎。諸公皆出。諸生百姓。復摩肩視背。遮公及諸公登舟。泥淖中如驚曳。纜扳舷目共注望。公淚萬行俱下。俄頃。使者舟鳴笳。公與

諸公急謝諸生百姓去。終不肯去。于是負赴關書。鬚眉皓白。數十人獄籍。父兄子弟。一百八人。皆倚橋而呼曰。公等皆去。吾儕行白公及諸公。寬還報公等。公等皆去。諸生百姓乃退沙中。望使者發舟。舟發不可望。乃漸散。嗟嘆之音。三十里相應。如風雨。客從上游。來。櫂舟。江。游。者。言。鐔。州。城。下。襁。負。數。千。人。望。公。舟。已。三。日。云。父。老。曰。閩。人。不。周。公。洪。江。聚。泣。城。隍。哭。誣。憲。府。白。寬。追。今。者。蓋。四。矣。庶。吏。不。可。爲。而。可。爲。也。

劉醫記

陳玉璣

劉雲山萬曆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哭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于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于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為像于神旁。尚可識其形容。

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
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
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于
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
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則雖其
事近于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

彈箏記

蘇桓

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
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
時。擊劍飲酒。豪闊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
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
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
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般三姑。箏
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
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冀彈數柱。辭再四。則

列幃座右。為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驚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煙。兩共冷冷也。座客聽者。悄然慄。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為哀。以思也。時田錦衣子弟至。驕倨。顧獨慕環。費萬萬緡。求環彈箏。環彈箏數聲。即起去。田私其色技。不為恠。且曰。箏固如是妙耳。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于絃。不知者若以為琴也。弱彈箏。則竟唱井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審造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一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嫗已歿。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列幃座右。為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驚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煙。兩共冷冷也。座客聽者。悄然慄。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為哀。以思也。時田錦衣子弟至。驕倨。顧獨慕環。費萬萬緡。求環彈箏。環彈箏數聲。即起去。田私其色技。不為恠。且曰。箏固如是妙耳。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于絃。不知者若以為琴也。弱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乎。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積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積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為酒食。醉飽則鬪鷄馴猫。亦不知觀而

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歆。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
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真。偽。雜。而。美。惡。溷。
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
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
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乎。遇。合。之。道。誠。難。
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歆。得。之。詭。
辭。以。歲。久。剥。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
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巡。以。去。其。後。數。見。太。
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

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
倘。亦。所。謂。不。貪。為。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
致。非。近。世。所。能。為。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其。
為。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
宋。宗。姓。仕。元。為。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皆。
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
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為。此。也。然。當。時。仕。之。以。
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
夫。婦。借。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

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義虎記

王敵定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卧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蹙者數，傍徨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恩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卧。

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不復銜一鹿
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共溺如
此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
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攀雙足俛首就樵
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携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
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跪告曰
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恩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
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
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

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
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
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
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子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
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
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
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命至虎所樵抱虎痛哭
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
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

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媿哉。

靈蛙記

徐芳

予居竺峰之夏。有蛙焉。潛于予之宅。或隅或奧。不能測也。至晚。則步而出。道闕之缺。而往焉。以爲率其入。以且。人不及見也。方其伏也。不鳴。不食。竟日無息。其出也。必望於缺。而觀焉。伺人之寂。而後發。亦不知所嚮。其行於庭也。春容盤薄。履鳥交錯。不疑。不懼。子戒家人。毋擾之。蛙亦坦坦焉。自無所擾也。其往復。以皆昏且之節。無少謬焉。噫。異哉。予聞蛙之性。畏人而利野。故恒聚其族於山林陂澤之間。或分而坎之。以自

遷其居。蕃育其子。孫掠之者。恒餌而致之。非能歷其
穴而撿取也。或哦也。人過之。禁焉。或嬉若哺也。睨
人。殼則整而適。與而今皆不然。奉其身以歸。于庭戶
與人相偏處。以為樂郊也。其有所矚而然乎。其晨而
內也。懼蹤跡之不簡。而虐于人也。其昏而外也。又將
以。求所欲。而饗之。或更一展其力於山林陂澤之間。
未可知也。要以其退不違時。其進不忘返。有明哲之
義焉。此其知不後于人也。不然。以予之不殺。誠足以
並處而偕適。萬一家幸而謬入于人之室。日曳股以
邀遊其間。一童子能停而馘之。此其禍豈待鈎餌之
及哉。然而蛙固不往也。蓋吾聞之人。蟲鳥之屬。遠于
人。亦恒有鷹鷂蛇鼠吞齒搏螫之患。故其性每樂于
近人。而又以為人之饌。而毒甚于鷹鷂蛇鼠也。則遠
之。蛇鼠鷹鷂之害一而人之害十也。幸而無害焉。則
固樂于近之也。噫。人者。物之庇也。乃至使物毒之甚
于鷹鷂蛇鼠也。則吾不忍言矣。

兩吏部失盜記

又南英

兒時聞某吏部忘其名一夕為小偷入宅宅內戶扇
 嚴甚無所得獨盜鷄數翼以去吏部故居城郭次早
 則縣典史至次知縣至次知府至問所失幾何願授
 簿追之吏部偽以金銀錦幣諸重器為籍使追捕如
 法數月後獲他盜於境盜多重寶郡縣皆知其非吏
 部物也然陰迎合之召其家使識具識為已物沒入
 之兒時又聞有吏部某忘其名吏部始居城郭以擇
 形勝山居所居曠莫一日午坐盜偽為某官來謁吏

部方出肅客盜即持其手紅巾露刃左右班聲如雷
 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郡縣守巡各至問所失吏部
 曰吾家無一物獨去破氈具一床耳然郡縣守巡畏
 其威不敢不捕緝如法旬月獲之諸重器具在盜亦
 自代為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因
 顯二事為兩吏部失盜記艾子曰夫誌其所有與誌
 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兩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於
 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哀哉

長汀黎懋經先生墓誌銘

李世熊

嗚呼賢者不可測若揣龍蛇之化也予每過黎君懋
 經家其孺子繩尺如成人成人醇溫亦如孺子女婦
 肅雍如丈夫丈夫純守亦如女婦僮狗鷄犬天倪融
 美爽然躋予建德之國也世有善動筆為文章磨雕
 千載上人或夸辭以諛墓後之人病其誣也以予誦
 說懋經篤行則吃不宣意徒云不可測也已懋經十
 二歲而孤戶寒母弱族豪耽側危苦猶塵草委風也
 蓋嘗自汙為菜傭遠市郭外朝出暮歸避豪射如域

嚴冬單襦，被雪墮指，嫠孤相向，淚承睫，不忍落也。嗚乎，吾讀孤兒履霜，謂悲莫如無母耳。寧知有母憐孤，悲亦若此極乎。此其時，即健持畝田數畝，孤兒從此老農圃矣。未幾，走長安，輸貲爲衛掾，行祭補惠來甲子倉大使。凡起家織，固一爲下吏，無名節之立，即競錐刀，何惜。懋經顧引禮却嫌，迂濶如儒者，獄有疑，輒侃侃與令爭，爲囚出死罪，前後令心欽懋經長者，終不知懋經何等也。無何，有海寇掠餉金之事，縣令恚不知所出，懋經則率壯丁三百，遣捕之，謀知賊欲發

舟，亟遣五十輩，裹甲裹草，負背上，疾走揚塵，僞若避寇者。賊望見喜，盡舍舟逐之。所伏卒從民舍中，噪而出，五十人亦反甲搏戰，賊首尾潰失，斬獲無算。以此其材，即長萬夫，當一箇可也。遂韓襄毅征粵東，峒寇憂其兪阻，新會丞陶魯直膳在側，韓問丞能擊賊乎。魯曰：匪直能，且易耳。韓異之。魯竟簡練三百人，大破賊。世以此知陶家軍，惜乎。懋經不遇韓襄毅，壽此奇畧，弗彰也。僅以嘗例，授冊陽巡司。已至鎮，元夜忽夢有呼者曰：而忘親乎。驚痛至嘔血，急乞假歸，則除夜

果有侵其父墓者。嗚呼。孔子不云乎。曾參之孝。精感
 萬里。阮孝緒母亦云。祭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于懋
 經益信矣。始懋經七歲時。乳母彭歿。懋經哀悲過禮。
 每歲時忌日。輒陰市彩楮。手裁冥衣。書姓名。衣側風
 雨。走墓上。焚楮。哀號。墓隣老嫗。至流涕曰。誰家兒。篤
 摯如此。慮其失道也。輒使人尾之。其醇孝。蓋天性也。
 懋經既家居。曲謹篤馴。不輕與里社之會。其弟有綱。
 負奇任俠。嘗毀家募兵。為破賊計。懋經亦不以為非。
 也。有綱雖豪。上寡可懋經有所戒。輒長跪受杖。傳曰

不言而躬行。殆此謂歟。有綱生數月而孤。懋經育教
 之。有綱卒。遺孤少。武亦僅生數月。懋經又育教之。分
 其產。如已子。嗚呼。賢者不當如是耶。予所不知賢者。
 懋經始習為吏。非為祿養也。類欲操舉。絀羸者。顧疏
 節。雅行。殊異乎吏也。其措方。擊暴。類權詭。謬數者。以
 此釣奇。取世資。如擬也。乃感夢歸。養浮沉。思閑。善刀
 而藏之。少時。被懷霜雪。負重。忍詬。非曠不羈也。其弟
 恢。廓疆界。軼諸生。尺矩。反心。善之類。潔光章。智者。回
 念。兒年。哭墓。夢通幽窅。即耑懋嬰孺。又何也。嗚呼。斯

豈可測者乎。懋經諱有綸，生於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崇禎某年某月某日。子三：長士弘，次士毅，三士楷。皆名諸生，善文章。葬於宣成里之帟晴峒，有綱士弘皆從予遊。予即不能知懋經，懋經冥冥必以予為知之也。予不可不銘。銘曰：

性無朽也，材招楛也。雕獠以爨，不可燬也。雕卵而淪，不可糗也。懷玉棄足，亦孔之醜。壑襲夜舟，或負而走。龍與蛇自周天，與人相守，千年萬年。如其孝，如其友。

周章甫生母吳氏誌銘

董應舉

萬曆丙辰六月，周章甫之生母吳卒。同盟奔吊，章甫與二弟斬衰擗踊號絕，持通喪之禮甚力。或以嫡母蔡宜人為嫌，予亦疑之。章甫泣曰：是禮也。蓋出自高皇帝孝慈錄。錄作於洪武七年，時高后尚在也。而不以奪乎皇妃之子之哀，變敢忘所自生。且夔得請於母宜人矣。母宜人語夔：悉汝所欲，自致勿以吾嫌語諸兄，而無忘吳之功。汝擗汝浣，汝飲食服勤汝家。其厚為之禮，而終之夔，乃敢如此也。不然，使嫡庶子

母兄弟之間。微有介介。或貌許而心不欲。夔無所逃。罪夔之今日。亦何容易。不一布之耳目。則何以哀世之子。如夔者。且世亦安知吾母賢。予聞其言而悲之。問母德焉。章甫曰。母宜人。嘗語夔。而母事我。蓋在而父教順昌時。纔九齡。吾察其謹愿。女畜之。長而以事而父於南雍。父守達州。生而連生二弟。在吾側。無絲毫譴負。自我得而母。操作米鹽。脯醢賓客。治具諸凌雜。不煩而辦。又能爲我節其出入。施予必咨。以覆勞而弗專。老而攝不敢懈。有汝兄弟。不敢改其初。吾猶

記汝父舉汝時。祖母貽書而父。天報汝孝。以此子。父讀而大懼。謂是兒得當於吾母矣。而母無幾微色見。祖母性嚴。嘗夜呼而母。而母方持紙炬。翼我下樓。不得赴。祖母痛杖之。終不自明。吾至今痛焉。痛其爲我杖也。蓋宜人之所以稱母。吳者如此。夔不敢飾。夔但見母宜人言及。必泣而已。嗟夫。世所艷美賢嫡庶間。無如江汜小星。然惟其有實命不猶之心。能止乎其分。故夫人嘯歌焉。今觀母吳所以事蔡者。可謂淑慎小心矣。雖然。生而嘯歌。孰與死而追泣。又孰與使

其子得致其哀而不以壓之為有以寵其終也吾併
以知蔡德矣然非幸生乎聖時曠然以慈孝通人子
之至情即章甫能自致如是耶是又章甫所宜深念
者也章甫名之夔弟名之龍之鳳以某月某日祔母
吳於奉直公天寧先生柔蘭谷之墓右奉直公諱仕
堦字用晉以禮記魁閻守達有惠政官至贛州同知
先母吳一年卒其子孫婚姻世次前誌詳焉母生隆
慶丁卯二月十八日辰時卒于今年六月十二日午
時享年五十其父為順昌吳新全母廖也新全以女
子張友梅張以歸周芹紹秀以家敝委身安東將軍
遂生伯仁仲智兄弟母吳迄之矣周庶氏之多奇如
此銘曰
澤有蘭其香越爰成我所無遠闕從生於隧子則然
得禮以終留豐碣

沈無回母孫孺人誌銘

董應舉

武林孝廉沈無回使走二千里至閩為其母孫孺人
 乞銘於董生其言甚悲董生曰無回庶出也其喪孫
 孺人若不能一日生何哉及讀胡君狀與無回所以
 敘述母德者至以樛木江沱諸詩為不足異嗟夫此
 無回所以痛摧哀慕於孺人也夫二南之際非和氣
 薰蒸時耶然而江沱嘯歌乃得之悔悟之後小星雖
 賢猶援命自制而不能無不同之感彼被服太和者
 而若是况在後世哉甚矣女德之難也獨樛木君子

志在進賢，鼓舞愉懌，上不見悔悟之端，下亦無不同
之跡，使人交口祝頌，名其德而不得直目之，以樂只
則非特如世之不妬而已，無回直以是爲其母之常
孰知先王薰蒸之化，僅亦只此哉。按狀，孺人歸江烟
沈公時，值家中落，顧陸二姥皆篤老，孺人僅煬一竈，
食顧於牀，食陸於堂，已乃食其二季，乃餼江烟公，往
往日午不得獲也，可謂艱難困苦之極矣。其後家稍
起，孺人年僅二十九耳，即爲江烟公置姬姚，絕無少
濡忍者，且時時慰籍姚，不啻月骨，惟恐其神之不怡。

生不滋也，嗚乎！何其遠哉。及姚有孝廉君，孺人僅一
女，慧且孝，絕愛之矣。然終不以敵弟嘗爲女市寶珥，
無回方匍匐地上，孺人取一精絕者緘之，指謂曰：藏
是以聘婦，獨以其副者與女也。其明於大義，善自割
如此，無回自免乳。至就婚夕，始離孺人懷，亦莫辨其
所自出。孺人於姚，盛年而進之，終世不異牢席，煦煦
愉愉，若不知其爲貳者。設江沱小星遇之，安事嘯歌
且不必以命爲解矣。非其性之樂，只能如是乎。孺人
生嘉靖某年某月，得年八十有四，不可謂非壽。無回

終以爲未慙。自以孺人之德，直可追配穆木，而獨以
末疾，且不能如顧如陸之浸及有齡，故以是爲憾耳。
雖然，有一無回，如其壽，如其壽。董生曰：予之知無回，
蓋在萬曆乙巳丙午間，當是時，朝廷以士大夫廉恥
不立，始於孝廉，宜譽其賢不肖之尤者，而無回以方
潔，有孝行聞，其舉於鄉也，衆翁翕望第，無回獨不肯
計，僕曰：吾父朱葬也，以此爲人所稱，予心重之，亦意
非有賢母，不能遂其志。今乃知孺人云：胡君又狀孺
人家法甚整，武林家依佛，優尼塞途，無敢一窺孺人

門，兩湖春熙，琚珮雜遝，無曰將脩板輿之娛。孺人擡
首，無以老人開後來侈端，嗚乎！此其識豈丈夫所及
哉！則其懽然於嫡庶子母之際，母惑也，遂爲之銘。銘
曰：女無美惡，入宮見猜，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嗚呼！彼
何爲其然，從古已如此。廓廓孺人，視姬如已，愉愉懽
懽，以有而子，是爲德淵，是爲福始。嗚乎！開孺人之風
者，亦可愧已爾。

滋陽廿日令王公墓誌銘

王 斥

公名斥，父珂，少孤寒，配李女，李聖善，生公公，鳴于腹，母弗惡，私喜兒必奇，當貴，公生而敏給，善諧謔，語近訐，人畏其口，公實坦中，不留，無藏宿，卒，未成進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性倅，恣剛鯁，左右不寒而栗，雖心讐，廉直，終憚明威，非已利，思易令，會王孫市磔人，怙百足，鬼寃弗信，公執笞獄行，立忤諸王孫，羣僉因緣黨構之，直指弗察，暴劾公，上怒，檻車徵繫公，下刑部獄，公神色罔為動，詼笑自如，洎對簿，負直容詞，掩

上理官銜之志。殺公賴惜公者，力爭僅免。猶謫遷睢陽，十年弗肆。海內咸知冤憐公，鮮有能薦達公者。固無熱中。李母復日訓以偕隱，安曳尾塗中。爲文嗜奇，謂古人可伯仲也。然懷安，故筭弗富有詩文數十首。行世，知必有述者。初娶程，生一子，繼趙。三育一立，貌蒼黧，未可知也。公已卯疾作，庚辰劇，惡負惡聲，終不見察。上疏求直于帝，鬼不可因，竟憤恚失志死。誌曰：宦弗達天也，命也。壽弗求天也，命也。天也，命也。人其如何哉？或謂公繼娶楊揚，武林人，豈材色，公以楊

死，何量公也。薄耶？公生于萬曆辛丑季秋之廿五日，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得年城西北隅交龍原。其葬所也，不能銘。韓退之有銘人者，如銘公用銘，公銘曰：誰之不如，而公卿奚養之。遠以不久生。

先妣俞氏孺人墳誌

林恭章

孺人俞氏，余不孝母也。墓在文賦里黃龍山，即吾父實野公墓之左。追惟開山之時，迄今二十四載矣。於人無爭，余竊喜焉。余所悲而慕者，則自予魯大父一介公以來，如綫一脉，實賴孺人不斬其德，其功益吾家先世未前聞也。孺人係澄渚俞公之女，年二十有二，始配不孝父。蓋嘉靖庚申臘月也。越明年十月生子姊，不育。又明年壬戌二月，余始胎。八月，余父病逝。十一月廿九日，倭變城陷，家老稚俱逃難，馳入山，就

東中堂文選 卷十一
三
佃家寄寓獨孺人以當媿不能逃大母陳氏念孺人當媿不能舍而逃屈首家東小齋柩下予姑歸侍予大母家居慮大母遇倭無以脫竟佃家同住越月朔日子從柩下生孺人暨大母不勝喜且懼甚次日倭到促孺人大母出欲办子大母愛予不自愛以手奪其刃獲創因馳出城大母軀重步艱孺人右抱予左肩予大母馳至華巖又馳去女流失道登高墜深一意護予大母暨不孝子俱幸無恙孺人暨大母復喜不自勝朝夕惟懼予不養耳比倭去亂定孺人暨大

母歸時四壁雙寡一孤愁苦萬狀比六月大母又以病殞愁苦益難殫述矣非孺人矢志不庚竭力撐柱何以有不孝孤至於今則孺人之德之功實前後賴也予不孝至萬曆甲午領鄉薦戊戌登末甲除海寧令復調陽江前後九八載碌碌無聞無以耀孺人萬一余是以悲而慕用勒石以紀不磨焉

郭老僕墓誌銘

僕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膏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菴。菴此僕當濟公於
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
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
琵琶與一嬖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
不使迄。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
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
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
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為常。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構
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

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
前曰。至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醜醉耳。今老僕
且先犬馬死。至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至人不憶
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
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
託諸緹校。調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
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
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
偽為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

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噬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為軍官冠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絀法，乃軍中款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

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尚，則有士大夫

族兄觀伯錢君墓誌銘

錢謙益

吾先君作聲，隅子自傳，有友六人焉。族世父無登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繼科，飲酒賦詩，慷慨善談論。余六歲就傳，先君請為童子師。王母卜夫人笑曰：「若為兒擇師，乃自覓酒伴耶？」先生自喪明，教授弟子數人。其長子觀伯，偕來講授，余捨所授書，越席往聽。觀伯與諸弟子皆目笑之。余心知其為少我也。當是時，觀伯長于余八歲，頎然長身，余才與書案等耳。後數年，觀伯與余為文會，方其據案俯首，經營攻苦，風炎日燥。

筆墨憂憂然。余從旁掣紙捉筆。謹歎相亂。或指目其額。汗着瘳。以相嬉笑。觀伯張目疾視。不接一語。久之。嗚噓不可耐。亦听然一笑也。又數年。余與諸名山爲竹林之遊。遂罷去。觀伯始補博士弟子員。家益貧。讀書好古。修君子之行。悒悒不得志。以死。天啟六年十一月也。年五十有二。崇禎九年十一月。觀伯之二子龍躍龍揚。卜葬于羅墩祖塋之昭穴。故前母吳氏之權厝附焉。哭而謁銘於余。嗚呼。余猶及見觀伯之成童。以迄於壯而老死。又見二子之續言厲志克有成。

立以葬其父。則余之閱世亦已老矣。追思五十年事。話言嬉游。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蓋不獨中年。親友取次凋落。有酒闌人散之。感而余之衰遲慵惰。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爲尤可嘆也。觀伯諱爾光。齋出吳越武肅王。自千一公。始家常熟。傳八世爲採樵公。諱元祐。觀伯之高祖也。觀伯與余。繇是而異。銘曰

孰穿匪坎。孰隱匪阿。瘞銘斯石。君有則多。

宋比玉墓表

錢謙益

金陵顧與治來告我曰夢游莆田宋比玉交夫子
 之所知也。比玉沒十餘年矣。夢游將入閩。訪其墓。酌
 而哭焉。比玉無子。墓未有刻文。敢請于夫子。興化李
 少文亦比玉之友也。巡方於閩。屬表其墓而刻焉。夫
 子其謂何。嗚呼。比玉之死。吳門也。余與程孟陽欲窆
 之虞山。而其家以其喪歸。孟陽期予往吊。久而未果。
 與治之為。予與孟陽之志也。其忍辭。比玉諱珏。姓宋
 氏。莆田甲族也。比玉負才藻。踔厲風發。少為諸生。不

能俛首帖括，以就舉子尺幅，志意高廣，不屑與鄉里
衣冠相隨行，鬪雞走狗，滅沒里巷間。自其年三十餘，
負笈入太學，僑寓於武林，於吳門，於金陵，滯淫不歸，
卒以客死。其爲人也，以文章爲心腑，以朋友爲骨肉，
以都會爲第宅，以山水爲園林，以詩酒爲職業，以翰
墨爲娛戲。故其雖窮而老，老而病，病而客死，而浩浩
然，落落然，如無有所失也。比玉好爲詩，橫從穿穴，信
其手腕出之，於心腎猶無與也。善八分書，規撫夏承
碑，蒼老深穆，骨格斬然。畫出入二米，仲圭子久，不名

一家。泛愛施易，不自以能事不受促迫，或即席賦詩，
或當筵染翰，或伸紙滌研，從容揮洒，或書窻浣壁，淋
漓戲劇，當其酒闌燈灺，興酣落筆，若風雨之發，於畢
牘，若鬼神之憑，其指掌或醒而求之，以爲不能加也。
或息而視之，忘其誰在也。其神情軒舉，開顏譚笑，可
使愠者平，悲者喜，仇者釋，蕭閒迤逦，不爲崖岸。庸人
賤隸，人人得至其前，意有所不可，王公大人，不與易
也。嘗從人便面，得孟陽荔枝酒歌，寤歎慨慕，必求得
其人而後已。兄事孟陽，久而益共，其沒也，孟陽撫之

東。古。堂。文。選。卷。十。五。七。
瞑。而。受。含。程。宋。之。交。君。子。以。爲。有。終。始。也。嗚。呼。京。兆。
之。阡。北。邛。之。塚。高。墳。石。闕。歸。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
盤。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
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抔。之。土。
沉。埋。于。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與。治。者。訪。求。其。墓。乞。
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傳。之。墳。漬。酒。
之。土。嘗。濕。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
義。與。治。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其。
益。以。此。知。比。玉。已。矣。與。治。往。謀。於。少。文。伐。石。而。誌。之。

曰。是。惟。甫。陽。宋。比。玉。之。墓。虞。山。錢。謙。益。爲。之。表。

雲霄女子墓表

李長祥

女子閩漳州府雲霄鎮女子也。入閩，兵過鎮上，帥獵
 得之。北回，養馬于杭城外，帥他往，女子竊自經，及帥
 歸，救無及矣。乃抱屍痛哭曰：吾恩汝厚矣，何如此。哭
 久之，憤厲且甚。左右驚問故，曰：吾自雲霄鎮來，夜相
 郎，輒恐懼悲啼，謹衣固閉。吾亦以其幼故，且羸弱，愛
 憐之，遂姑待之。然且百方撫惜，以待之也。今四十日
 餘矣，不意其如此。卒負吾，吾且為其所困，吾豈能甘
 心勤視四十日餘耶。憤厲益甚，歎勿之。有慰止者，而

帥且憤厲。又且痛哭。乃止。然卒投之。江。江上有汲水者。見其屍。以言于衆。衆往視之。沈復浮去。且復來。如此累三日。相與怪異。引岸上。則十四五歲女子也。顏色絕麗。毫無侵剝。有牧馬小騮。亦俱見于此。驚曰。此吾營中某女子也。衆驚問。因得其本末。合出私具棺。于江上墓焉。嗚呼悲哉。使女子之繇來不自。帥口中出。安知女子如此。使帥于女子不至于痛哭。痛哭矣。不憤厲。且甚。則帥安得言女子之繇來如此。又使女子之繇來。帥言之。無牧馬小騮于江上。爲衆人言之。則衆人又安知女子之繇來如此。而沈復浮去。且復來。天平。擲女子之靈。自爲之乎。嗚呼悲哉。予同某某行江上。聞其事。感慨歎歎不能已。或作傳。或爲詩歌。傳于世。而姓氏無聞。予因爲之立石墓前。表曰雲霄女子。使後世知有女子不沒云。

祭翁貞烈文

夏允彝

嗚呼、孺人心匪轉石、志比幽蘭、結安里閑、而稱淑女
 之名、執榔寒門、而守夫人之法、夫何昊天邈邈、誕發
 艱危、薦君簣其未幾、傷妾帷之空御、孺人憑木悲號、
 引刃勇決、自謂可以就靈芻而共載、指泉源以為期
 矣、姑且驚焉、前步急奪、雖未得全乎夫君、諒已見原
 乎生我、即使婉承姑命、矢志終身、豈不生與禮宗齊
 稱、歿與貞義等謚哉、然而孺人之志、則以為義而生、
 孰如義而死、與其悽惋畢世、而死於婦年既盡之時、

孰如激烈一朝而死於君魂未遠之日遂乃伺間隱
發竟彼前圖舉刀疾刺深入膚理貞鬼未離纏綿七
日蓋以手指然後斷決引大義而從容忽至楚而含
笑嗚呼孺人可謂烈矣間嘗稽之史冊女節顯不絕
書其有賦詩言懷陳書喻志以為節者則貢羅紀配
其入也是謂狗以言亦有斷髮表志毀容免辱以為
節者則義桓高行其入也是謂狗以形若乃先之以
幣帛繼之以刑威抗慨箠箠之旁嗔詈鋒鋸之下如
陰荀來皇甫規妻之流此又不得已而狗以身者也

曾有內鮮父母強迫之情外之橫逆相干之事而毅
然捐命如孺人者哉某奉命來吏茲邑志在敦厲風
俗勉民以孝義之行而視事未幾里人以孺人之事
報獲報驚嘆良久及詳簡所呈則孺人引義之辰即
令視事之三日也大夫方欲以此教其民而孺人固
躬行以風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有顯同符無殊響
答孺人蓋助我教者豈惟風俗之幸亦主持風俗者
之幸也告之諸臺聞之朝廷營丘墓表開里非孺人
之志而某則司之謹采越山芳毛酌閩海素流以奠

孺人之靈。孺人知我心。庶幾歆我。嗚呼哀哉。

祭李雲將文

萬時華

維崇禎改元戊辰二月十有八日。吾友孝廉李雲將
四丈逝矣。社弟萬時華。時大風阻于江上。獨弟升即
就含歛事。明日風止。走而哭之。棺矣。越三月三日甲
子。乃偕弟升。酌卮酒而哭于位。且告于其靈曰。嗚呼
兄。自癸亥而病。今五年矣。余未嘗五日不相視也。間
五日不至。兄必恠之。使以來。予亦趨以。至計獨予客
筠州時。嘗數月別耳。今年余屏居江上。而兄病劇。余
勅家人日三至。余不能日至。或越日而至。間不至。兄

亦必使以來。且屬後事。且屬以尊府君之狀。既狀矣。且屬以尊府君及兄之詩。若文銓次之。既詮次矣。先一日診兄榻間。兄目而慰籍我。聲猶琅琅也。豈謂日。眠兄病。而不及視兄死。死生之間。離合之故。信亦有。數存邪。嗚呼。予生于先君宦邸。幼而從先君子。齊于。暮于。魏之墟。閉置郡齋。甲申內塾。未嘗出游于諸君。子余之游。諸君子蓋自雲將始也。記已酉。余試與雲。將名次。後先為弟子員。復同學。入見先生。兩人交索。于壽人中。把手遂如平生。自此以往。予兩人未嘗以。

歲月離矣。日月東西。激如跳丸。閱歲二十。有如朝暮。今之見兄者無日。而別兄者無窮期也。嗚呼。升其堂。設几布席。昔吾兩人之所捧腹而凭依也。入其齋。置書帷榻。昔吾兩人之所捧腹而哦。拍肩而誦也。步素園之甃。倚碧廊之檻。曲戶假山。脩篁茂樹。吾兩人之所酌酒賦詩。今光景歷歷。且賡和之什猶在也。兄安在哉。嗚呼。自予與兄同為諸生者十年。兄舉而余獨為諸生者十年。余骯髒歷落。耻見貴人。然兄舉而余不以為嫌。予危而兄時以為歎。兩人白日清宵。或笑。

或悲。或歌。或号。固意王路帝鄉。交較並轡。終相爲豪
舉耳。而兄竟止。于是耶。嗚呼。兄之才。世莫不知之。兄
之死。世莫不憐之。兄才如烟海。學如酉成。讀其文者。
以爲天球弘璧。聳其望者。以爲文蚪威皇。然兄有天
下之識。談古得失。炯如列眉。兄有天下之畧。策今治
亂。剖如緒絲。兄有天下之氣。當國污隆。而及邪正。忠
義之奮。烈鼻拂雲漢。息爲虹霓。兄當世之傑。信未可
以死。世亦未可以死。兄也。嗚呼。兄未可以死。而死。世
未可以死。兄而兄死。且庸庸者。或躡顯官。或躋上壽。

而兄年僅四十。身僅孝廉。以死。豈其得天者厚。而享
于人者薄耶。嗚呼。自兄之病。方士云云。或進鍼灸。或
餌參苓。予固戒之。寧莫之懲。而竟至于此。痛哉。拜
兄之几。婦號于室。兒啼在旁。我繼以淚。靈當戚傷。遺
言具在。敢不視。兄子如子。視兄家如己之家。旋當哀
兄之文。板而行之。次兄行事。請于大人先生。誌而藏
之。以不朽。兄于地下。凡所報兄。不敢自愛。如是而已。
然予賤而貧。爲力不力。懇慚良友。將如之何。生者困
踣。死者冥冥。一卮在侑。兄知耶否耶。兄如有知。顧而

飲之。又無有欬歔而嘆息者乎。嗚呼痛哉。

再告士雲靈文

鄧履中

履中既同小星等，爲詞哭吾士雲矣。踰時簡閱書簾，又得君感疾時相與數刺，披覽涕泣焚之，則傷余意。存之，又不忍多誦也。于是誌其語于篇，而穴地爲坎，藏其原札，將待其嗣之成立而授之。君初自饒州歸，子拜君札云：忽遘暴疾，日痢下三四不止，急杜門醫治。庶期痊復，吾不過候子，不必來。後病益增，又界子札云：本以微恙，累成重症，蓋醫師始悞爲虛，晉以參苓之藥，繼疑爲火，易以消乏之劑，水火交戰，逼處胸

腹嘔血數升，氣息奄奄，恐遂爲九泉下人。庸醫誤人，乃爾。予勸以怡神忘憂，實雖勿藥，病當漸除。君答謂：吾子教言是也。然年歷三紀，効業未著，阿母衰暮，重以疾困，上貽之憂，妻子伺候，嘔喘慰藉，男子何爲久滯枕席而不悲憤？又云：時時遣問，分痛割憂，深苦吾子，奚分相當，願強遺忘，或不死者，尚可相見。其辭肯悲酸，感人心脾，然書畫端楷，言成文理，雖瀕危時，曉了如此，可信其得正而歸也。嗟吾士雲，生平鮮常邁病，病頓賊心，是固宜然。有如岐扁淳子，不能理已，痼

之疾，或以藥石而癒，或以療治而殺之，其違合亦各有命焉。家庭之際，俯仰無累，昔賢所難。君憂慈親，亦既有弟，能代君養，弱息二人，扶植教訓，吾黨責也。苟時勢移易，二其心者，猶有鬼神，無畏譴怒，度君可以謝意而無縈慮。獨予心有深痛者，始約誓時，追從往來，昕夕以期，心壯志得，一何歡洽。中道棄捐，君竟誰造，一何零孤。承君音諭，維恐瀆聒，數從僮僕，詢君意狀，微審輒退，不一傳告。予君，君厭世前，五日常約予入，謁強留予飯，子果斷辭去，恐以聚煩，君酬接也。

豈爲見止于茲乎。遂不可復見爾。乎誠知其泯泯。處則當歎語。左右朝久無離置也。嗟吾士雲。手之與足。裂其肢矣。臟之與腑。割其系矣。心絕意悲。其何能頃息寧矣。杳漠以求。鬱紆以達。或哽咽而不能陳。或抽縷而不能斷。其足盡予懷也。耶。其不足盡予懷也。耶。君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哭家平生文

陳孝逸

低徊有恨。故人已休。一噉一慟。滂沛難收。諸君不死。宛我雋尤。身非金石。安得宿留。縱留百歲。踽踽林丘。歸來遼鶴。無復舊儔。亦有何樂。故國教遊。昨冬臘莫。接兄短疏。告以所際。下血猶注。循色別紙。如讀薤露。平叔與余。手足失措。步兩當三。倉皇喘赴。屢共塾門。一轂遙呼。兄應曰誰。兩人謹什。快兄之存。趨蹌問故。是日談諧。無言不吐。詎知語稠。乃以訣路。嗚呼前哭。公大。今哭吾兄。有文有行。足頌時英。蒼髮雖半。遠神

在晴弟出其間、荔荔鳴鳴、丈夫去國、亦欲成名、疆理
今古、汝播我耕、豈此七尺、不足長城、兄爲撫掌、曰子
崢嶸、大兒韓柳、小兒歐魯、一時戲筭、劣欲封鯨、蹉跎
道盡、月落參橫、五岳方寸、如何可平、嗚呼、傷哉、無權
者、帝不返者、流煙銷霸、寢火烙迷樓、君子介石、爲事
焦頭、乾坤委弱、命寄蜂蟬、如疥、遂病、寧得自由、將軍
戰馬、力士藏舟、吾儕悟矣、天道悠悠、

賴古堂文選卷十六終



